独家专访《海王2》导演温子仁

《海王2》主题是爱与家庭 广州的点心让我迫不及待

温子仁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

2018年12月，电影《海王》引进中国，这个关于亚特兰蒂斯水下世界的银幕故事赢得了超过20亿元票房。5年后，《海王2：失落的世界》（以下简称《海王2》）即将上映，导演温子仁再次来到中国。在广州，这位曾经打造过《电锯惊魂》《速度与激情7》等多部经典电影的华裔导演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他透露了将于12月20日上映的《海王2》的拍摄幕后，谈到自己对广州小吃的期待，更难得地坦承了作为一名出生于马来西亚、成长于澳大利亚、成名于美国好莱坞的华裔导演，他与海王亚瑟之间关于身份认同问题的共同感受……

A 杰森·莫玛建议我：海王该有个宝宝

羊城晚报：我们都知道你在拍《海王》的时候克服了超级多的困难，这次拍续集，你还会觉得那么难吗？

温子仁：我认为任何续集要想取得前作的成功，挑战总是存在的——我们希望能够拍出一部配得上第一部的续集，这就是压力所在。但杰森·莫玛说他喜欢这一部——比起第一部，他真的更喜欢第二部！而对我来说，这两部电影加起来才是一整部电影，就像上集和下集的关系。这就好比一趟旅程，《海王2》是海王旅程的后半部分。

羊城晚报：《海王2》里，亚瑟和奥姆要摒弃前嫌，携手对敌。这对兄弟之碰出的火花会如何吸引观众？

温子仁：《海王2》的主题是“爱和家庭纽带”。但对我个人来说，更适合形容这一主题的词是“接纳”——你要学会接纳亲密而重要的人，尽管你实际上并没那么喜欢他。这两部电影里，亚瑟一直在试图找到他的家人，并且确定他在这个世界的位置。他生活在父亲身边，却渴望母亲；他终于见到了哥哥，结果他们却打了起来。但到了续集，兄弟俩终于意识到何谓“血浓于水”，他们必须把分歧放在一边，真正接纳彼此。

羊城晚报：在预告片中我们看到，海王抱着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宝宝。对父亲这个角色，他适应得怎么样？

温子仁：事实上，杰森很早就建议我在续集里这么拍。首先，在原著漫画中，亚瑟和湄拉——亚特兰蒂斯的国王和王后——确实生了一个孩子。再加上杰森本人也是一名父亲，他非常爱他的孩子，所以他也想把自己父亲的身份带到故事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想法，因为我们可以拍出对比感——亚瑟一面肩负着国王的职责，一面却在家里给孩子换尿布。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切换，这会让他看起来更像一个普通人。

羊城晚报：之前在上海的时候，杰森·莫玛说他曾经写过一份关于《海王2》的愿望清单，最后他的愿望都被你实现了。

温子仁：杰森的厉害之处在于，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电影的幕后工作越来越感兴趣。他喜欢导演的工作，同时也非常喜欢讲故事。他能把一些真正重要的东西带到电影里，赋予故事更多新鲜感。

羊城晚报：这个小宝宝也是给粉丝的希望。大家会知道，未来这个故事还会更多续集。

温子仁：希望如此！

海王在片中有了个小宝宝

兄弟俩如何处理分歧是一大看点

《海王2》海报

B 拍惊悚片和超英大片其实并无不同

羊城晚报：您曾经作为一名惊悚片导演而为人所熟知，您认为拍恐怖片和拍超级英雄大片有什么相同和不同？

温子仁：从表面来看，这两者的氛围和基调不同。我也试图让观众感受到这种区别——在拍惊悚片的时候，我试图吓唬观众，但在拍《海王》系列的时候，我试图刺激观众。但就讲故事而言，这两者其实是一样的，都是讲述你喜欢并能与之产生共鸣的人物的故事，讲述可以让观众沉浸于其中并为之感到兴奋的故事。

羊城晚报：您会如何向中国观众推介这部电影？

温子仁：如果你们喜欢《海王》，那么你们肯定也会喜欢《海王2》。因为第一部里让你们喜欢的那些元素——多彩的世界、丰富的人物以及令人兴奋的旅程——续集里都会有。不同的是，这个世界会更大也更精彩。

我之前说过，《海王》只是亚瑟旅程的一半。在那部电影的结尾，他成为了亚特兰蒂斯的国王，但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他会经历什么。而在这一部里，你会看到答案，看到他成长为怎样的国王和怎样的父亲。观众还可以跟着他一起去拯救亚特兰蒂斯，一起经历他寻找身份认同的旅程。

羊城晚报：我们都知道，作为一名华裔导演，你出生在马来西亚，在澳大利亚长大。《海王》系列是否也反映了你的个人经历——在不同的文化中成长？

温子仁：确实如此。对我来说，这才是真正有趣的。我和杰森很相似，他来自夏威夷，我们都经历过不同的文化，有时甚至不知道自己真正属于哪里。对《海王》系列，我们都赋予了个人经验。最终，无论是角色还是我们自己，我们都看到了不同文化的美妙之处，并且把它们最好的一面提取了出来。

羊城晚报：广州有很多美食，你这次来广州，想不想尝一尝？

温子仁：当然，我听说这里的点心好吃极了，我迫不及待地要去品尝一番！

中哈艺术家联袂献艺 用音乐讲述两国情深谊长

近日，“纪念中国音乐家冼星海和哈萨克斯坦音乐家拜卡达莫夫友谊主题音乐会”在星海音乐厅举行。

广州交响乐团及五位受邀参加音乐会演出的、来自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爱乐乐团的音乐家们，在广交音乐总监黄屹执棒下，联袂女高音歌唱家崔峥嵘、男中音歌唱家吴哲铭、广东省话剧院院长鞠月斌、男高音徐昆明、男中音李卢泰龙、琵琶演奏家董晓琳及华南师范大学合唱团，以音乐为媒，讲述中哈两国穿越历史、跨越山海的文明故事。

拜卡达莫夫的女儿巴德尔甘·拜卡达莫娃出席了本场音乐会。她十分激动地表示：“这是命运的安排，即使两个国家相隔万里，但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没有距离的，两国的艺术家更是没有隔阂的。”

音乐会还上演了两首特别的哈萨克斯坦作品。1942年冬，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等地生活和工作，并协助哈萨克斯坦国立音乐馆的筹建和组织相关演出。在此期间，他创作出钢琴曲《哈萨克舞曲》。其后，作曲家巴雅胡诺夫将这首作品改编成管弦乐的版本。由冼星海的笔触呈现的哈萨克民族音乐充满文化传承融合的意味，此次，广州交响乐团在音乐总监黄屹的带领下，将作品演绎得精彩纷呈。与这首作品相匹配的还有由女高音歌唱家崔峥嵘与广交演绎的哈萨克民歌《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崔峥嵘的演唱温婉可人，含义隽永。

本场音乐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文化和信息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主办，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承办。

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问苍茫》开播

12月12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问苍茫》在芒果TV开播，湖南卫视随后播出。

《问苍茫》讲述了1921年至1927年，参加中共一大归来的青年毛泽东，带着对中国革命之问、国家民族前途命运之问，在矢志不移地践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过程中，以早行者的思考，问大地、问实践、问人民，从一名追随者成长为先行者、开拓者并探索出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热血故事。

为讲好青年毛泽东的创业史，该剧力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陈晋、电视剧《理想照耀中国》总编剧梁振华担任总编剧，携手曾执导《隐秘而伟大》的青年导演王伟为该剧保驾护航，同时汇聚王仁君、嘉泽、宁理、白客、唐曾、吴幸键、张晓龙、魏大勋、焦俊艳、牛骏峰、郑业成、马少骅、宋佳等近百位演员，共同构筑厚重亦鲜活的历史群像。

秉持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问苍茫》主创团队从2021年开始构思，2021年12月起系统地组织了三次采风，先后走访了长沙、韶山、安源、广州、上海、武汉等数十个地方，查阅近百本权威史料书籍，与党史专家多次座谈，直到2023年5月正式开机。

拍摄阶段，全剧涉及的761个场景、近万套服装、54000件道具，重要的会议、主要人物出场的场景，重点的办公场所和居家环境，都按照历史照片进行了复制还原。在对历史事件的表现形式、人物情感的具体情节上，《问苍茫》又做了大胆且符合历史情景的艺术加工，在坚持历史真实叙事的同时，于细节中融入戏剧化的内容，实现人物塑造的升华、史与诗的双向奔赴。

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大海是余光中先生的最爱，“面对着海洋，就等于面对着全世界”也是他的名言

日落西子湾

□孙博[加拿大]

“环岛之星”列车抵达高雄站，接近下午4点半。查看手机，西子湾的日落是5点20分，若先回酒店再去，只能与夜色相逢。此次仅在高雄留宿一晚，机不可失。

步出车站，见到接车的司机及其他四位旅客。我提出径直去西子湾，司机说旅行社的行程上虽无这项，但西子湾的日落是高雄的一大美景，不容错过，可以达成我们的愿望。大伙拍手叫好。

火速登上小客车，飞驰而去。穿过爱河，五点准时到达目的地。西子湾被火红色染透，观景台上已是人山人海。

放眼望去，海鸥在天空中翱翔，船只悠悠地驶过湾口。面对这般美景，一切的言语都显得苍白无力，也许是因为早被诗人余光中写尽：“几只货柜船出港去追赶落日 / 在快要追上的一刻 / ——甲板都几乎起火了 / 却让那大火球水遁而去……”（《**西子湾的黄昏**》）

太阳慢慢沉入海平线，天空的颜色由明亮的橙红逐渐过渡到深沉的紫蓝，但它并未匆匆消失，而是留下了最后的余晖，映照在湾水上，如同一条金色的绸缎，闪烁着温暖的光芒。

椰林在夕阳的照耀下，显得更加苍翠欲滴。微风吹过，椰叶发出轻柔的沙沙声，似乎在述说一段悠长的故事。空气中弥漫着咸涩的海风，让人感觉仿佛置身于一个如梦如幻的乐园。

湾边的男男女女欣赏着夕阳的瑰丽，争分夺秒拍照。他们的身影在余晖中显得温暖而恬静，仿佛是一对对生活的画家，描绘着属于各自的罗曼蒂克。

瞬间，太阳彻底沉入海平线，天空染上一抹深蓝，夜幕悄然而至。这时，内子突然指着右侧，惊叫起来：“这儿怎么也有中山大学？”她毕业于广州的中山大学，显得十二分的好奇。

其实，高雄的中山大学建于1980年，和广州的中山大学同出一宗，两所中大不仅校名、校训相同，连校歌几乎也都一样，还在2008年年底正式缔结为姐妹校。余光中先生则是高雄中大的“镇校之宝”，他在这里撰写了近30首诗篇。有鉴于此，有人称西子湾的别名为“余子湾”“栖诗湾”。

从1985年受聘于高雄中山大学，到2017年隆冬仙逝，余光中先生享年89岁，安葬在高雄龙岩生命园区。他守着窗前这一湾海峡，潮起又潮落，一年复一年。大海是余光中先生的最爱，“面对着海洋，就等于面对着全世界”也是他的名言。

三星期后结束亚洲之旅，回到多伦多。突然从新闻中惊悉，余先生的遗孀范我存女士在高雄去世，享年92岁。她就是《乡愁》里的“新娘”，与先生相识相爱70多年。

如今，这对贤伉俪终于可以相聚了。其实，诗人生前在《三生石》里和爱妻做好了下辈子的约定：“我会在对岸 / 苦苦守候 / 接你的下一班船 / 在荒芜的渡口 / 看你渐渐地靠岸 / 水尽，天回 / 对你招手。”——这个渡口或许就是西子湾，只不过它并不荒芜。

苏州大学前身是1900年创办的东吴大学，几经辗转，1982年由江苏师范学院获批复名

红松的风格

□朱寿桐[澳门]

美丽的东吴园富树繁花，四季景色不同。春天，绿草穿过遍植玫瑰的篱墙，紧嗅丁香、玉兰的花香；夏日，荷塘里的莲花仰望樱树的婆娑、法青的肃穆；秋天，阳光穿过梧桐和枫树枝杈，将桂花点染成一片金黄；冬至，飘落的银杏叶、杨柳叶在冷风中簇拥着梅花的深红与玫黄。当然还有松树，巨大的宝塔松和缜密的罗汉松霸气茂盛，映衬出辟雍故园的古老与清奇……

40年前的我们——苏州大学首届中文系毕业生，给母校捐植松树，而且是常见的红松。如今，这棵红松矗立在文科楼大门右前方，在繁花似锦、盛木成林的校园内，它是那么稀松平常，貌不惊人。虽然已经过40年风雨，比周边的高树都还要高一些，但远远谈不上木秀于林，如果不作特别的介绍和指点，谁也不会留意它的存在。

然而每次来东吴园拜谒这棵红松，我都会深有所感，心有所动。到了桑榆之思的年纪，看到这棵红松虽然高大粗壮但泯然于众木之中，树冠针叶全无盎然之意，其势寻常，其形俗常，更兼物种平常，材质素常，不免感慨系之：它以高耸而谦卑的姿态，为我们40年的岁月刻记年轮，这是不是一种松树的风格？

这种风格与东吴园精神特别吻合。历史悠久的东吴园属东国翘楚，吴地辟雍，在吴歌声慢舟声欸乃之间营构了百多年现代教育的诸多奇迹，但这样的奇迹尘封于历史陈迹之中，显出一种处高阜行高步却低调谦抑的精神。苏州大学前身是1900年创办的东吴大学，几经辗转，1982年由江苏师范学院获批复名苏州大学。这是典型的升格转捩，应有一场喧天动地的庆典，谁知新旧校牌更张之日，所谓庆祝仅是一场“喧天”的锣鼓。暑假，我们被通知，由中文系应届毕业生准备传统的锣鼓四件套，参加新校牌揭幕典礼。一个炎热的下午，我手持钵镲与其他带着四件套的同班同学来到十梓街学校正门，司仪的一声令下，我们开始激情四射地敲锣打鼓。在锣鼓声中，校领导笑吟吟揭下红绸，“苏州大学”四个字在白漆底板上迎着炎日熠熠生辉。

学校低调而平实的风格深深打动了我们，激励着我们为母校做点什么。一个命名为“献给母校，留给后来人”的捐赠倡议从敲锣打鼓的团队发出，随即在校内外产生反响。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先生是东吴大学时期校友，他欣然命笔，为倡议活动题字。眼前这棵红松见证了那段历史，因此拟立碑记述往事，而我应邀撰文并赞曰：

百年树人，东吴序庠。
嘉木后皇，红松克当。

让我们感谢鸟儿的信任，鸟儿们的行为就是我们的镜子——照着我们的善和我们的面容

偶遇冬鸟

□袁恒雷

入冬以后，几场雪让人们仔细地品味到了冬季的模样，姹紫嫣红早已远去多时，留在街边路旁的是那些显得已有点呆板的树，落叶的与未落叶的，或者是一些只剩下枝杈的秃树，与行人们一起瑟缩着。还好，即便再冷的天气，鸟儿都要出来溜达溜达，唱唱小调儿，这使得我们在色彩单调的冬季，无疑平添了许多活力的元素。

当我在公园里漫步的时候，会偶尔在长椅上坐坐，看看那些与人们和善的鸟儿——它们跳着啄食人们手里的食物，兴头来时，轻拍翅膀跃上人们的肩头，引得人哈哈大笑；还有一些鸟儿停在枝头上左顾右盼，单调的树枝上，因了这些美丽的鸟儿的停留，枝干上迅即点缀出流动的风景。鸟儿落在哪棵树上，哪棵树便成为人们争相拍照的景观。更多的鸟盘旋于天空中，叽咕叽咕地说着话，温柔地似是在谈情说爱。

在寒冷的季节里，人们都愿意有活泼好动的生命来为生活增色彩。公园里的河流似乎在泛着一层薄薄的水雾，因为寒冷，水似乎都流得缓了。鸟儿们却不管天气变化，一样高歌，盘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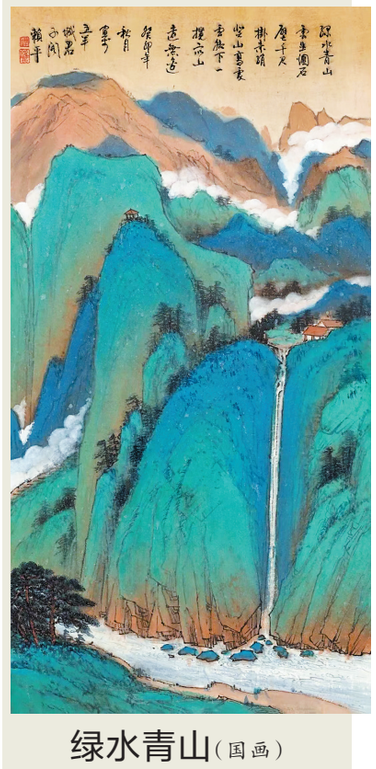
在小区里，鸟儿们也时常光临，有时你觉得它们好像是在操练什么队列呢，在两栋楼房之间，它们一会儿向左疾驰，一会儿又向右俯冲，队形不断翻转着：有时三队，有时两组，有时众鸟大集合，有时又有几只鸟成了编外人员，可不一会儿又融进了集体。我在下面呆呆地望着，就像摸不到天空的鸟儿一样，摸不着它们的思路。最好看的是它们的集体翻腾，当它们用腹部洁白的羽毛擦拭蓝天的时候，那种震撼是无法用言语来描述的。

冬日里，看到的最多的鸟儿还是麻雀，若是在夏天，这样的麻雀聚在一起肯定会发出恼人的噪声。可在冬天凄寂的背景里，任凭它们再怎么叽叽喳喳，都变成呢喃细语了。麻雀也爱集体行动，在这树上研讨一会儿，又呼啦一下飞到另一棵树上晒太阳去了。也许是疏朗的枝条让它们欢欣雀跃吧，觉得每一棵树都是它们的地盘，每一棵都想尝尝占有的滋味，那是它们不愿说出来的秘密。

它们一起飞起来的样子非常漂亮，腾空起来时仿佛是一群小逗点，唰地一下又在另一棵树上落下来，上上下下地成了那棵树上的新树叶，但这些新树叶是会动的——不用风吹就会动，嘴里叽叽咕咕的鸟语，仿佛是在对新占领的地盘评头品足，不知道鸟儿们眼中的一棵树会是什么模样，这的确让人心生许多好奇啊！

这时，鸟儿们无疑成了花果，它们飞到哪棵树上，哪棵树便结满了花果。

有时候在人行道上也会偶遇三三两两的鸟，缓步游走着，或一跳一跳的，行人匆忙的脚步它们熟视无睹，即便是走到跟前，它们也没有躲闪的意思。让我们感谢鸟儿的信任，鸟儿们的行为就是我们的镜子——照着我们的善和我们的面容。



绿水青山（国画）

□赖平

那段日子如此短暂模糊，又是如此美好，如梦似幻

记忆中，那座水塔

□高琳

20世纪80年代，湖北浠水的千年古镇兰溪还很繁华，但我对兰溪记忆最深刻的不是它繁华的河西街集市，而是江滩附近的一座水塔。

那是一座圆形塔楼式建筑物，底层是高高耸立的立柱，二楼是职工宿舍，三楼是蓄水池。水塔供应全镇的居民用水。那时候，姑姑刚参加工作，成为兰溪镇的一名水电工作人员，就住在水塔的二楼。每次她牵着我的小手走上水塔环形的旋转楼梯时，我就有一种莫名的直上云霄的快乐。

那时候父亲的运输船经常远航上海、南昌一带，有时候我也随父亲同行。白天我会在船舱的小窗口像小猫一样钻来钻去。夜晚，我就睡在船头的夹板上，仰望夏夜的星空。每当轮船从江上归航，远远看到高耸的水塔在云水之间荡漾，我就开心地大喊：看，兰溪到啦！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月亮还是那轮月亮，但那时照耀的不过是六七岁的我，姑姑也才十五六岁。我记得，水塔立柱的外围和底部自然生长着半人多高、一簇一簇的紫茉莉。暮春时节，花开馥郁，香远益清，整座水塔远远看上去好像是被繁花撑起来一般。

姑姑那时有两个很好的闺蜜，她们三人经常带着我一起玩。黄昏时分，在溢满花香的春天街道上，姑姑一手提着录音机，一手牵着我，走向开满紫云英的兰溪河畔拍照；有时去江滩散步，爬上塔顶，看明月从大江中升起，远方的货轮从江面缓缓驶过，江心小岛戴家洲的万家灯火如点点星光闪耀，心中便有说不出的感慨。也许是幼小的缘故，那段日子如此短暂模糊，又是如此美好，如梦似幻。

所有的相逢和别离都是有定数的。随着求学与工作的地方越来越远，我很少去兰溪了。可就在阔别20多年后的一个春天里，我再次回到故地。此时，兰溪镇的居民因1998年特大洪灾搬迁至上游。每年夏天，兰溪镇被淹没在波涛滚滚的大江中，当汛期过去，才露出水面。在紫茉莉花开的那个清晨，我依稀可以见到一些逝去的影子。我看到爷爷高大的身影，他反背着手，从被江水折射得明晃晃的街道走过，逐渐消失在视线的余光中。

就在那个春天的早晨，我见到江畔废弃的水塔，它屹立在荒草和积水的街道上，破败不堪。令我不解的是，我竟然在那一天上午，在不同的路段见到了童年时陪我玩耍的三位姑姑，只是容颜不再青春。

离开家乡，再见不到幼年时的紫茉莉，见不到梦幻般的桃花源了。只是记忆中有一盏灯依然闪烁在心灵深处。那里，江水浩荡，月光温柔，一座水塔掩映其中……